

布莱兹和《书的敌人》

威廉·布莱兹 (William Blades, 1824—1890)

威廉·布莱兹人们记得他是个书目文献学家，而不是图书馆学家，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

威廉·布莱兹生于1824年12月。后进入法语学校读书，16岁进入他父亲的印刷所工作，开始接受印刷技术实践的基本训练，由此转而对印刷术这一课题的历史感兴趣。1858年为威廉·卡克斯顿 (Caxton, 1422?—1491年，英国第一位印刷家) 的 “The goveynayle of helthe” 再版写了序言，并开始其毕生从事研究卡克斯顿和他的著作的活动。他亲自从印刷术这个专题查阅了藏有卡克斯顿著作的图书馆中的450部书，然后于1861—1863三年间为卡克斯顿的目录写了前言，并

完成了不朽的《威廉·卡克斯顿的一生和印刷术》 (Life and typography of William Caxton)，共两册。后任图书馆协会理事，出席过许多年会，并写了论文。

1881年出版《书的敌人》 (Blades on Enemies of Books) 一书，语言明快，轻松，其中有专论火、水、气、热、灰尘、书虫以及忽视、轻视、顽固和其他危害，书的装订、收藏、雇工、儿童与书等问题。该书十分受欢迎，1881再版，1882三版，1887，1888，1896连连再版。1883年出法文版。1891年出版《旧约全书首五卷印刷术》，1892年《系列丛书》 (Books in Chains) 收录了他书目文献学方面的论著，及《两个世纪前提出的关于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建议的说明》。

威廉·布莱兹于1890年4月27日逝世。

事业联结的情谊：格林伍德、布朗和爱德华兹

汤姆斯·格林伍德 (Thomas Greenwood 1851—1908)

汤·格林伍德从事图书馆长时间不长，但却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图书馆运动的发展。

格林伍德1851年5月生于斯托克波特 (Stock Port) 附近的芒特·普勒森特。1873年他进入谢菲尔德 (Sheffield) 公共图书馆为助理馆员，以后为乌普石勒图书馆分馆馆长。随后格林伍德访问了美国，1886年发表了《美加旅行记》、《大型自传：不时髦的小说》和《免费图书馆》等，1894年撰写了《公共图书馆运动史》。

格林伍德对他的家乡“主日”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陈列室很感兴趣，并经常与馆员通信。1897年他的《图书馆年鉴》 (Library Year Book) 出版了。该书第二版收入《不列颠图书馆年鉴》 (British Library Year Book)，1910年菲利普 (A. J. Philip) 出了第三版。后来这本参考书在出版界连续再版。

格林伍德是詹姆斯·达夫·布朗和爱德华兹的密友。布朗曾任伯恩第斯公共图书馆馆长，著有《主题分类法》。布朗让伍德利用他的私人图书馆，伍德出版了布朗的《图书馆组织管理手册》 (Brown's Manual of Li-

brary economy)。爱德华·爱德华兹(1812—1856年)在英国被誉为市区公共图书馆之父,著有《图书馆纪要》。爱德华兹妹妹的死使格林伍德不得不以调查研究终年,后来他中断了未整理完成的爱德华兹《图书馆纪要》第二版的工作,提请协会受理爱德华兹的专藏资料,但未能如愿,资料存曼彻斯特。后来他在尼顿(Niton)给爱德华兹立了个无题墓碑。1902年出版了《市区公共图书馆的先驱者:爱德华·爱德华兹传》题

为:“献给人们的恩人”。格林伍德在曼彻斯特为图书馆收集了12,000条专题资料,这些资料对图书馆员适应他们的这一职业很有用。

汤姆斯·格林伍德是个慈善家,他不但好善乐施,而且肯于用时间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历史和长远发展目标,他的代表作有《国家生活中公共图书馆的地位》(Greenwood on the place public Libraries in our National Life)

柳别茨基与国际编目原则会议和著录理论建设

西摩·柳别茨基(Seymour Lubetzky 1898—)

柳别茨基1898年生于波兰。同卡特·帕尼兹一样,他的著作是根据自己在整理一个大机关的图书中积累的经验写成的。柳别茨基从1943—1960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工作中起主要作用。在此期间,他撰写了《编目规则与原理》(Cataloging Rules and Principles, 1953年),这是本世纪中一部用英文写成的著录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这本书是为配合194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编目规则》拟订后所出现的形势而写的。

柳别茨基在对哪些规则以及规则的具体设想作了简短、有力的分析之后,他独树一帜,重建了著录理论,为后来改进编目实践工作铺平了道路。柳别茨基的这个分析导致《巴黎原则》*——一套全世界公认的编目协定的完成。可以公正地说,《巴黎原则》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柳别茨基,一切缺陷则归咎于外界的压力。柳别茨基同卡特·帕尼兹一样,文风明快犀利,难得的是他又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从帕尼兹到柳别茨基这一时期的传统,是图书馆事业的中坚力量,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使人们信服图书管理人员已超出编目工作的狭隘范围。

*下面据《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会议论文选译》予以简要介绍。会上,奥斯本博士的报告高度评价柳别茨基编制的《编目条例》。

1961年10月9日至18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在巴黎召开了有五十多个国家,十二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编目原则会议。

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国际上对字顺目录中款目著录原则的争论一直在继续着。科学、文化的交流日渐开展,如何以理论结合实际为基础研究图书著录原则,从而制定合适的著录条例,促使著录工作逐渐趋于一致,早已是各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早在1956年国际图联曾成立专门小组,研究图书著录条例的制定原则。之后,举行了多次会议。1959年在伦敦召开国际编目原则会议预备会,并指定专人就各个论题写出了工作报告,作为正式会议讨论的基础。

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会议工作报告第1号:《编目原则和应用于其他书目著作形式的原则间的关系》由奥斯本(Andrew D. Osborn)所作。他一语中的地说:本文旨在从书目和书商目录的角度来探讨编目的原则问